

巧智之美与相声艺术

康 尔

内容提要 相声,正在由“笑的艺术”沦为“可笑”的艺术。而追求巧智之美,则是相声艺术提升品位、走出困境的路径之一。巧智,是美学的重要范畴。巧智之美,是美感的一个类别,也是特殊的审美形态。营造巧智之美,是相声界的优良传统,老一辈的相声大师对此均有追求。相声,应该在语言、故事、人物关系等多个层面努力追求巧智之美。

关键词 巧智之美 美学范畴 美感类别 审美形态 相声艺术

康 尔,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210093

说相声是“笑的艺术”,殆无疑义。说相声正在由“笑的艺术”沦为“可笑”的艺术,或许会遭来非议,但现状确实如此。眼下,许多相声演员搞笑、逗乐主要靠三招:

第一招为“互损”。捧哏、逗哏登台之后,取笑对方成了必做的功课。从面相损到身材,从发型损到腰围,从近亲损到九族。总之,竭尽挤兑、埋汰、贬抑、诽谤之能事。似乎不拿对方的缺陷说事,叙事就无法进行。

第二招曰“献丑”。最典型的表现是,海里湖天地吹牛,吹自己怎么有钱、怎么有名、怎么有才、怎么有能耐,继而恬不知耻地奉劝别人拜己为师,直到牛皮吹破,丑态献够,找个台阶下台完事。

第三招是“耍活宝”。具体做法五花八门。文一点的,走彪高音、仿名人、炫绝活的路数。野一点的,则将跳大神、哭亡灵、耍无赖的陈腐套路统统搬到台上

来了,简直俗不可耐。

“三板斧”砍完之际,便是黔驴技穷之时。这样的相声恰似“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从现场效果看,观众是在笑。说得准确点,是有观众在笑。但此类相声品位不高,档次低下,实在不敢恭维。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钱锺书先生在杂文《说笑》中就把笑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们跟着他笑”,因为他是“真有幽默的人”。一种是“我们对着他笑”,因为他太“可笑”,是个“假充幽默的小花脸”^[1]。相声,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正在变为“小花脸”式的“可笑”的艺术,实在令人遗憾。

相声需要提高品位,这既是观众的期盼、时代的呼唤,也是相声艺术自身发展的需求。如何提高品位?路径自然很多。笔者以为,研究巧智之美,追求巧智之美,应该是相声艺术脱俗祛野、走出困境的主要路径之一。

符号论视阈下的中国书画史研究

王菡薇

内容提要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符号学对中国书画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仅表现为宏观上研究方法的增添和观念的更新与丰富,也表现为如高居翰、包华石、柯律格、石守谦等中国美术史研究者对这一研究方法中某些理念的书画史应用,以及由此给中国美术史研究带来的崭新面貌。其中中国书画的隐喻研究已取得长足的进步。本文试图以中国书画史研究为中心,并基于上述两个方面对符号学的影响作进一步的梳理和阐述。

关键词 符号论美学 中国书画史 研究 隐喻 影响

王菡薇,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210097

一、符号论与艺术研究

德国著名艺术史家帕特在《艺术史的实践》中追问并指出:“每个图像都是一个象形的、预先设定的符号吗?每个形式都是一个象形文字,象征自己含义的记号吗?理性的思想能被系统阐述而组成艺术作品的本质吗?在对这些问题发表见解之前,有必要考虑以下一个有待提出的基本事实。所有这些,正如我们看到的,都与艺术作为意义的载体有关:艺术作为可见形式下思想和认识的再现。”^[1]“艺术作为有意义的载体”、“艺术作为可见形式下思想和认识的再现”等都揭示了艺术语言与意义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和某种密切的联系,这些不仅是陈述,也是一种理解。实际上,帕特提出的问题的正与符号学有关。“人类凭

借象征符号来认识世界、交流思想、传达感情,并记录这些活动,艺术无疑是这个图像符号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2]

符号学包含的范围十分广阔,是对语言和非语言的记号、记号系统、意指作用所做出的分析研究。早在19世纪初就有从哲学、逻辑、数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的符号学研究,其中以皮尔士的研究最具规模,后来经由莫里斯的改进,符号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成立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符号学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起来,并扩展到欧美各国,内容和方向已与皮尔士—莫里斯注重语用学的符号学研究有所不同。目前欧美符号学通行的有 *semiology*(由索绪尔提出)和 *semiotics*(由皮尔士提出)两个词,两者用法上的区别较为复杂,各人看法

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艺术史跨语境研究下的中国书画”(09CF082)和江苏省第四期“333工程”科研项目资助计划“跨语境艺术史研究下的江苏书画”(BRA2012184)的阶段性成果。